↘当下小文谈

龙年的文化气息

兔年即逝,龙年将至。“从前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个龙年,周身上下都透着一股股浓郁的文化气息。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著名学者,著有《小文百篇》、《多视角看社会问题》、《化对抗为对话》等多部著作,本栏目特邀顾问。

□叶小文

当今,举国上下在思考文化——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在讨论文化——文化发展、文化改革、文化繁荣;在建设文化——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文化强国。对内,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外,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与世界交流、对话,向世界展示、说明发展进步的中国。中华民族正以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胸怀,拥抱21世纪的文化新时代。

欢欢喜喜过个年,这年“属龙”,过的就是“龙文化”、“年文化”。

龙文化。“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中国龙文化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民俗节日多与龙相关,舞龙灯、祭龙王、赛龙舟,祈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丰衣足食。龙凤呈祥、生龙活虎、龙腾虎跃,这些充满希望和期盼的好词,都带着“龙”。龙,以蟒蛇和闪电为躯干原形,融进马、鹿、虎、鹰等多种动物要素,形成神圣优美、多姿多彩、矫健生动、飞腾变化的艺术形象,行云施雨的神灵形象。龙的形象深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龙的影响波及中华文化各个层面。龙,是炎黄子孙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令人激动奋发自豪。龙,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经典意向。“龙的传人”、“龙的国度”获得世界认同。

年文化。“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节,是中国人文化认同的象征,是对自己文化记忆的顽强保留,也是对团圆、亲情、祥和等重要文化价值的坚定守候。只需看看一年一度的“春运”,每当农历年岁尾,无论是在天南、在地北,也无论是在机场、在车站,成千成万成亿的人,提着行李,排着长队,不管多么艰难,也不管多么疲惫,都要赶在春节前回家与亲人团聚。这样数亿人规模的定时大迁徙,就为一句话,回家过年。在别的国家,有谁见过?它显示着我们中国人对家人、对故土的强烈眷念。这是树根对泥土的依恋,是水滴对大海的皈依。

世界上圣诞节很热闹,那是给“神”过节,是给“神变成人”(耶稣平安夜降临人间)过节;春节,真是实实在在给“人”过节,给自己也给亲人过节。

“春节团圆”的文化,融汇到中国人的血脉中,那么自然亲切、历久弥新。尽管全球化进程使许多东西化解,但中国人眷念家人故土之情永不化解。

老百姓说,现在生活好了,过年的味道,就不光是吃饺子、穿新衣了,过的就是文化。龙文化、年文化,透着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龙文化、年文化,都是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产物。细想一下,何止于此?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体系、道德规范,还是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无不源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生活最深刻,群众最智慧。建设文化强国,根基在群众、智慧在群众、力量在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千方百计保护好、发挥好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从百姓朴素的话语中提炼闪光思想,从民间鲜活的艺术中萃取创造元素,从基层生动活泼的实践中获得发展动力,全社会的文化活力就不难竞相迸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就不难充分涌流。

【下期话题】

“年”该怎么过?

【话题缘起】龙年春节就要到了。现在日子越过越好,好多人却越来越觉得过年没意思了;还有人因为过年期间频繁的亲友聚餐、礼尚往来不堪其苦,讨厌过年甚至怕过年。您认为传统的新春佳节该怎么过?哪些过年的传统习俗是您喜欢的,哪些是您不喜欢的?登录微博齐鲁,谈谈中国的大年该怎么过才更充实更喜庆,更能体现时代与传统的结合。

■风气之究

谁还写春联?

这些年,村里出了不少大学生,也有几个在读研究生。知识分子多了,可老百姓心目中的文人却没有了,再也没有写春联的人了。现在,那些搬到楼上居住的人家,只在防盗门上贴一个福字,连春联也要退休了。

□刘同来

在时间的另一端,年冒着寒风,跌跌撞撞地向我们走来。

在这一头,人们也开始准备迎接年的到来。衣食住行,人生四大件,“衣”是备年事务中最挠头的,令家庭主妇们颇费脑筋。按照传统习俗,过年了,万象更新,一身新衣是必须的。我们这里,农村的乡亲们,还得准备春联及香烛等祭品。

史传五代的孟昶写了第一副春联,但还是木质的“桃符”。直到宋代,才用纸书写。经朱元璋亲自提倡,过年贴春联渐沿袭成俗。在我看来,贴春联是过年的最大标识,犹如杏花村的酒旗,一看新春联就知道年已来到。在我们村里,男主人早早把大门用黑漆油一遍,黑亮亮的,溅射着白光。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九就贴上春联。红底黑字,强烈对比,看的时间一长,眼前一片金色,任何魑魅魍魉必望之却步。像一枚巨大的阳文印章,钤在大门上。对联纸是大红的,那是一团燃烧的火,在冬日里灰暗的背景之上,醒目耀眼,霍霍有声。

“腊月二十四,家家写大字”,真正拿得起毛笔的,一个村里只有那么几个,在乡亲们看来他们就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文化人了,平时的红白喜事也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到过年,他们就更“吃香”了,请写春联的排成了队。我村里就有这么一位,当时在小学当教师,写的一手柳体字,功力深厚,直追古人。等到学校放寒假了,他就开始为乡亲们义务写春联了。我夹着父亲给备好的纸,到学校排号。办公室里生着炉子,暖暖的。地上摆满了已写好待干的春联,红红的一片,在彩排着年的气息。

终于要给我写了,我赶快铺开纸,狠命摇晃墨汁瓶,倒在碗里,再放在炉子上温一温。片刻,几缕热气袅袅升起,墨香也氤氲开来。老师提笔,饱蘸墨汁,屏气运笔,一气呵成。我连忙双手托起,轻轻放到地上晾干,生怕酣畅的大字跑了墨,减几分美丽的容颜。记得那时写的多是领袖的诗词,“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等,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发家致富,只觉得老师写什么都好,贴上门就会漾起一片浓浓的春意。

记不清从哪一年开始,人们不再请人写对联了。现在一踏入腊月的门槛,集市上就已经开始卖春联了。庄稼人对春联、香烛依旧敬畏如初,买春联不能说“买”,而说“请”。集市的一角被辟为春联专卖区,卖者大清早来到市上,占据有利地形,搭起展示春联的架子。卖春联的有数十家之多,一排排的鳞次栉比,像红色的五线谱,我在集市上徘徊着,挑选自己喜欢的春联。请人写已成为过去时,现在连春联纸也已无处可寻。也固执地要它守身如玉。我在集市上踯躅良久,只见满眼的珠光宝气,贵夫人般魅惑地挑逗。几乎所有的春联都是套版印刷的,金色的大字,无一例外的“大发财源”“八方进宝”“富贵满堂”“日进斗金”之类。“福”字更是穷尽变化,有镂空的,浮雕的,配以美元大钞的,财神含笑授予的……我只想要那种黑色的“福”,干净地在红色的大地上巍然屹立,灼灼升腾。可这么一个小愿望,也已成了海市蜃楼——只能想象它在另一端的美丽。

我认识一个卖春联的,他向我透露,贩卖春联利润很大,所有的春联都是从淄博、临沂那一带趸过来的。那里的家庭作坊,冬季里昼夜不停地开机印刷。也有写黑字的,先印出空心字,雇人或全家动手,小心地用黑漆填涂——丰满,圆润,没有一丝的飞白,看不出笔痕,个个富态颟顸,没有个性。改成统一制式的春联,整齐划一,秩序井然。

村里几个能写春联的人已经老矣,笔已尘封多年,或许他们偶尔拂去上面的尘土和蛛网,会再现当年的荣光。这些年,村里出了不少大学生,也有几个在读研究生。知识分子多了,可老百姓心目中的文人却没有了,再也没有写春联的人了。现在,那些搬到楼上居住的人家,只在防盗门上贴一个福字,连春联也要退休了。

■身边的传统

一个“让”字好辛苦

媒体上、报告里、生活中唱的、念的、说的非“抢”即“争”;经常传扬的是“优胜劣汰”、“为自己活着”、“利润最大化”等等挑战性极强的理念。而那些顾及别人的谦恭与礼让就渐渐变得不合时宜。

□纪慎言

“温良恭俭让”是孔圣人那时候就提出来与“仁义礼智信”一起作为做人的准则推行的。后来人们就把“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这五项内容看成是做人的美德了,并且一直传承至今。尤其一个“让”字,从古至今,留下了许多美谈。

大到让江山。史载:商末孤竹君有两个儿子即伯夷和叔齐。开初,他立嘱要次子叔齐做继承人;可他死后,叔齐却要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有悖父命,就逃走了,而叔齐也不肯自立,结果也逃跑了。

小到让梨。流传了千百年的东汉末年文学家孔融小时候让大梨给兄弟的故事,让人们懂得凡事应该讲究谦让的礼仪。于是“融四岁,能让梨”就与“昔孟母,择邻处”等成了《三字经》中的名句。

中间有让宅基地。清代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安徽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上发生了争执。后来张家差人进京送信,让张英凭借官势“摆平”吴家。张英阅信后一笑遂挥笔作诗一首:“千里传书只为墙,让人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书毕交给来人,命快速回程。张家人读信后,虽然有些败兴,但也觉得不无道理。于是立即动手将垣墙拆让三尺,赢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张家的大度和忍让,也感动了邻居吴家,吴家随即也把围墙向后退让了三尺。这样,两家的院墙之间就有了一条美誉流传至今的“六尺巷”(又被称为“礼让巷”)。

礼让作为传统美德是长期被人们尊崇的。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过去被组织大力提倡的“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高尚精神。早些时候的人们也真是实在,喊出去的口号就得实行。学雷锋,见行动,在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在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单位分房了,让给比自己更困难的同志;评先进评模范了,你推我让,都说别人比自己更强;甚至涨工资了、要提干了,也常常有人把落到自己头上的指标让给别人!那时候没人怕吃亏,也没人想沾光。一个“让”字让出了团结,让出了品德,让出了和谐,也让出了欢乐!

然而几十年之后,“让”字也像老百姓离不开的生活用品一样越来越昂贵起来。媒体上、报告里、生活中唱的、念的、说的非“抢”即“争”;经常传扬的是“优胜劣汰”、“为自己活着”、“利润最大化”等等挑战性极强的理念。而那些顾及别人的谦恭与礼让就渐渐变得不合时宜。于是,走路闯红灯,停车占据人行道,坐公交车抢座位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等行为屡见不鲜。笔者小时候常常受到长辈的训教:走路时记得给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让道。可是如今我遛弯走在人行道上,对面走来的年轻人宁可撞上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也不肯屈尊让道。大多时候是我怕被撞伤而不得不先行避让。

还有个真实的笑话:十几年前,当地领导机关从风景区搬至新址,美其名曰“还景于民”。我当时觉得这事也挺好,但又觉得“还景于民”的提法欠崇高,就像借债还钱一样,把原来占的民众的风景再还回来只是说明当官的不赖账罢了,没什么高度;于是强烈建议改为“让景于民”。可最终还是没有改过来,因为那四个字是当时的最高领导提出来的。

哈,一个“让”字好辛苦!